

傳與礪文集卷之四

序

李氏大學治平龜鑑序

龜以下鑑以監帝王之道以法雖聖人不敢易焉故卜而不求乎龜則不能知夫事監而不求乎鑑則不能正夫類為法而不求乎帝王之道其能以平治天下乎是故善為治者以前言為龜以往行為鑑吉凶罔不有以知于前善惡靡不有以監于後擇而行之由一身而達之天下其猶運諸掌矣此無他知所法焉大學一書古今帝王為治之要道也宋子朱子既集儒先之說以為





章句而行諸世矣今李氏不畔其說而能增之發明以  
申其義又引事比類凡唐虞三代下及漢唐歷代之君  
善可以則惡可以戒者悉附著于其下名曰大學論平  
遠錄其言數十雜出五經諸史之文察其用心勤矣昔  
唐宋環進無逸圖而警戒之道成張九齡上事鑑而諷  
諭之功著治平龜鑑之作殆亦欲見諸行事者尔而二  
公處朝相之近其言易以行李氏居山林之遠其書難  
以見知雖然身堯之言聖人不廢况托於經以行者乎  
居今無知其書則已苟有知者采而上之使不見廢則  
於帝王平治天下之道豈獨無所裨哉李氏雲陽人字

朝佐窮經積學蓋有志當世之務云

紀史奇蹟序

伏羲造書契而文籍生孔子約史記而春秋出夫載籍  
未具非聖人孰制作焉載籍既滋非聖人孰筆削焉聖  
人者萬世人文之表也後之有述豈求與之角哉亦取  
有裨於世云尔史之記事左氏而上勿論錄秦漢以迄  
于宋簡策之載亦繁矣覽者懼人之不能日月以竟也  
則有搜羅剔抉提綱於目撮要於會存什一於千百者  
其為家不一而咸職於裨世苟戾乎是君子弗取焉侍  
御史魏郡宋公文雅宏博周於當世之用嘗撫遷國以



來諸史帝紀世家列傳儒林隱逸孝友方士奸佞宦寺  
外戚后妃烈女之事較然可以垂後者萃而為書凡十  
有五卷命曰紀史奇蹟而自叙之將以傳于世嗚呼其  
勤矣乎古今史所載大者積山海小者流江河猶不思  
擬其極雖孺嗜古博涉之士朝夕窮讀之且不暇編錄  
自為書以傳者無幾也世之食厚祿于位者苟塞吾責  
焉亦幸矣尚何力以及此哉若公者賢於人人遠矣吾  
聞以古為鏡可以監興衰孔子稱三人行必有我師善  
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而已是書其興衰之鏡善不善之  
師乎使覽者而有擇於是則所謂裨世者庶有在矣

送李思齊詩序

皇帝即位之初鄒王使來京師因召其所說書李思齊  
其友人王璠因清江范謚來告于傳若金曰陝之奉元  
人李思齊為鄒王所說書召且往凡同舍及嘗所與游  
能文辭者咸賦詩道離別之思總如千篇為一卷請子  
叙之且曰王璠附近親受重托領兵鎮北邊北諸侯王  
來朝及貢獻者必見之王上計其當行與否而進退之  
其合給道里費飲食賜予之節壹委之王之屬所謂鑿  
石之宗也王之府置說書四人其一人為思齊又曰王  
甚賢王甚愛思齊前年王來朝京師及還將以思齊往



不果今既來召思齊其終得于王矣請子叙之夫說書  
古未聞其制唐諸王侍讀宋直講贊讀之任悉置官上  
屬于王府傳今諸王府說書非官也大歸掌侍王遊處  
日誦古聖賢之訓祖宗之成法談說禮樂規諷道義陳  
古今興衰之由忠邪得失之蹟以朝夕左右王其職要  
非輕矣思齊居是職顧不重歟昔鄒陽枚封之徒從漢  
諸王遊皆能極諷諫之忠隆匡輔之道今王受重托為  
磐石之宗而又賢又甚愛思齊其率而二三子夙夜單  
厥心于王俾永保大勳以忠於天子乃克有祿位於  
無窮二三子其永荷王之休尚亦存利哉諸所賦詩古

體若干首近體若干首思齊字某屋字子載謹字誠之  
在若金為里人云

送衛無極序

天子之庶官咸以治天子民者也唯郡縣官於民親惠  
之及民也易縣官腫郡於民尤親焉縣有簿有丞令則  
長而得行其志夫尤親民而又得行其志賢者為之民  
受其惠矣古晉衛君柔卿磊落明偉人也居官廉慎平  
直克稱其先世前蘇昌邑簿升尹樂安民既受其惠矣  
今再授為無極令且行無極民又將受其惠乎聞在樂  
安時為政壹師乎古鏡樹如神明上不得撓吏不得欺



強暴不敢為惡當路者知其能既屢薦之矣今無極去  
京師非甚遠為政之術殆無易乎其前由是而能益聞  
知益習且必復薦不已其入朝蓋朝夕也然則無極民  
將又不得常受其惠乎夫君子之道唯所用而已用之  
在邑一邑之惠用之在郡一郡之惠用之在朝天下之  
惠君往矣後必來用於朝將天下之民且並受惠乎

送傅子通赴山北書吏序

國家科舉之興進士下第者猶得與諸職官及郡吏歲  
當貢者相錯補憲所掾凡其間能卓卓自樹立而論建  
特異者率科舉所取士儒者信有益於用其科舉既罷

大學生傅亨子通以元統三年鄉貢進士受御史薦出  
掾山北將行以余為同道與業又同姓為昆弟來取別  
而請所贈焉或曰進士而吏者下第者也子通進士非  
下第宜猶有可待者即科舉未復就試大學猶當得七  
品官子通乃自損為吏耶是未知言耳士顧所行何如  
用之小大弗計也且憲司天子親聽之府羣有司所受  
正焉民有病于其上者必於是乎取瘳也吏雖卑入則  
與其官長論議相可否上下古今之道而建其事之當  
行者出則佐行郡縣廉察百司之治而錄其郵毀覈夫  
人之行而黜陟之震擊電視所過震懾出一言而善百



姓德之有司報焉一言而不善有司不敢非也而百姓  
休戚係之矣故使賢者為之彰善而瘴惡除弊而興利  
恢之乎得行其志不肖者為之因挾是以張威福自為  
即不粥獄于貨必深文以要譽而殘忍不顧焉是故在  
位必多賢者而後能得賢者以用而使其志得行然而  
憲府固多賢者也今子通以進上而小試於吏有行志  
之得而無張威福之挾將蚤夜業之屬操行樹風紀以  
見於行使人曰儒者信有益於用也又曰子通信儒者  
信賢信宜獲用於憲府而得行其志憲府亦信多賢能  
得賢者以用而使其志得行也嗚呼子通往矣無薄吾

言乎哉無負進士哉吾見進用也有日

送南雄教授劉務恭序

天下同文盡海隅郡縣凡置吏以治者咸立師而教焉  
嶺以南三大府其地之美且近者莫廣東若廣東地美  
且近者莫南雄若王化自北近者固先之矣其民宜庶  
且富而易以為教夫既地近而化先又庶且富易以教  
庶一變而魯者歟由是可以至道矣新喻劉君務恭以  
廣西儒學正書滿新被命教授南雄南雄去吾江右僅  
踰嶺吾江右故人物之郡殆所謂變魯可以至道者而  
君固吾江右士也吾聞南雄守楊侯賢而愛人先禮義



後刑政君至教其民孝弟忠信以眼楊侯之化使之知  
君者尊之親者仁之長者敬之幼者慈之蚤作夜息稼  
穡以養其生棺槨以送其死籩豆簠簋以承其祭祀材  
木以為室廬絲麻以為衣服金以為釁爵鐵以為田器  
而皆勿以為兵姦宄不作禮樂以興使人謂吾江右果  
文物之郡南雄果近吾江右文物之郡而易以教劉君  
果為吾江右之士而善教哉君與余同郡余為廣州文  
學又同道則夫教者余將與君共勉焉

贈儒醫嚴存性序

儒者通六籍之義明萬物之故其於百家之言弗事則

已事之必探其本始索其蘊與極其變故易之庸者  
弗止焉醫家自炎黃氏下及秦漢以來岐伯榆枏倉扁  
之徒凡以醫名世者其書籠天地之化排陰陽之運綜  
人物之生凡四時晝夜風雨寒暑晦明消長之變與夫  
民生喜怒哀樂以及日夜興作食息屈伸噫吸百骸九  
竅之動靡不備至其術鍼人五脉療人五藏投之藥石  
以攻其疾養之藥味以衛其生若是豈易言哉世之誦  
其書求其術者未夫人通六籍之義明萬物之故而能  
識其理者亦鮮矣是故醫之良雖不必盡儒者而儒者  
為醫吾知必良也里人嚴存性年少而力學博涉經史



秀及醫藥百家之言方將以補前代進士第以見用於  
世而科舉廢矣於是益取醫家之書而讀之求盡其術  
以遊四方而行其志焉元統間嘗以苦學行京師搢紳  
聞矣不幸家有故而歸其志不能以大遂然性年余暫  
京師間京師之人多稱之今年余還鄉里又聞鄉里之  
人多德之及與之語出入百家微以六籍於是知存性  
果儒者而為醫也其為醫果異夫庸衆者也今聞其復  
行出遊請贈一言以別夫醫近儒者治人之道故善醫  
者醫國今吾民病且甚而有司治之不以其道存性行  
四方有問者具以其道告之吾民且庶幾有康年由是  
存性之醫大行吾道行矣

旌孝圖集序

事親而以孝聞不足名也事親而遭其變而孝聞名且  
不朽於後世乎夫使其名不朽於後其亦由文辭哉岳  
陽民張琦生二歲而失母于兵長而求之三十年不得  
而不倦風雨往復晨昏嗚呼鬼神為愁行路相泣卒能  
歸其母使二親終壽於其室家之雖貧匱力業致養莫  
年二親病解則子為父冠帶婦為姑櫛洗凡所順承惟  
其志既歿葬祭情溢於禮遠近莫不稱其孝焉事聞  
朝廷命有司旌其門且復其家又令史官張大其事以



詔後世自京師及四方之能文辭者聞之爭為贊述積  
詩古文凡若干卷岳陽之文而好事者樂其有裨於風  
化也既相與纂萃成集又次第為圖十二各首以事以  
盡夫文辭之所不及者別為一編使予摭敘其槩將併  
傳之嗚呼琦且遂成孝子之名於不朽矣乎夫事親人  
之常也惡乎取名哉世必有不善事其親者而後孝子  
之名始見聖人君子慮人道之日壞恒嘉夫常世之善  
事親以勸其不善事親者矧琦所遭非常者乎且今世  
有號學士大夫者猶或不能無慙於其親而琦也起身  
閭閻未嘗學問乃能割立若此名且不朽固宜也後之

觀其圖誦其事者其能無錫類之思乎琦字國寶為善  
蓋多孝舉其盛者耳

南征橐序

元統三年詔遣吏部尚書缺柱禮部郎中智熙善使安  
南而以若金為輔行其年秋七月辭京師明年夏還至  
關下徃返萬六千餘里道途所經山川城郭宮室墟墓  
草木禽蟲百物之狀風雨寒暑晝夜明晦之氣古今之  
變上下之宜風土人物之異凡所以感於心繫於情宣  
於聲而成詩歌者積百餘篇內弟孫宗玉見而錄之其  
意若將懼其零落而欲文其存者嗟夫古之皇華遣使



杖杜勞還采薇歌戍役之苦黍離閔宗周之舊斯皆原  
情所生而詩由作也今人之情豈異於古哉余惟不能  
禁余之情而達諸辭耳惡能保其必存以久也自古之  
詩零落亦多矣矧後之人所作乎余獨有感於行迹之  
遠而憫夫宗玉之志之勤於是叙而存之

孟天偉文集序

文與時盛衰道斯繫也文之論世皆曰主乎氣蒙則以  
為有志焉不佞謂氣也今夫射不志乎彀不能以中的  
御不志乎綏不能以及轍梓匠輪輿圓不志乎規方不  
志乎矩平直不志乎準繩不能以成器為文而不志乎

古之作者而能合道鮮矣是故志以為主而氣以充之  
必至之道也河東孟天偉好學有才識嘗貢于鄉下第  
春官由是辟掾憲司憲御史府刑部樞密院用且未已  
暇日即讀書為文不廢凡志記敘述銘贊賦頌之作各  
極其體汲汲焉古作者之度惟恐其不合蓋能先其所  
志而充之以氣者也夫南北之氣異文亦加之南方作  
者婉密而不枯其失也靡北方簡重而不浮其失也俚  
君兼采其長而力懲其失其能合古之度不亦宜哉然  
君方杜進於學不已譬諸登山者足益往身益高余南  
歸當與君別後數年再見余望君絕頂矣



朱敬立文集序

士之學其猶農夫之耕乎善耕者不以歲不獲而棄其  
鉏耨善學者不以時不見信而徒其業農而棄鉏耨不  
可以為生士而徒業不可以為學不棄不徒其知所守  
者乎 國家自科舉之興天下學士以明經就選舉歲  
且千萬人及其既廢世之搢觚以進取者曾不若武夫  
俗吏以及廝養之徒於是四方士稍之廢學其能不厭  
棄吾經術而徒業者幾何人哉余同郡朱君敬立蚤明  
經習舉子業數就試于鄉不利而同輩多推與之余嘗  
得其所為程文一編讀之學優而辭瞻理著而情達科

舉且廢而猶力學為文章不已方之於農所謂善耕者  
歟其所守可知矣昔之人有為不龜手之方者徒賤技  
耳猶有時而為用於國况明經以學道者乎孔子曰耕  
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吾日於敬立有望焉

鄧林樵唱序

自騷雅降而古詩之音遠矣漢魏晉唐之盛其庶幾乎  
時之異也風聲氣習日變乎流俗陵夷以至於今求其  
音之近古不已難哉廬陵鄧或之嘗采詩至岳陽得臨  
湘鄧舜裳所著集曰鄧林樵唱者來長沙以示余古體  
幽澹閑遠有自得之趣近詩亦皆清暢可誦特異乎流



俗斯殆古音之近者歟吾聞湘江之濱楚放臣屈子之所遊其文辭之被茲土者山巔水厓之居人必有得其遺音者矣然屈辭多悲憤邑鬱之聲而鼻裳所謂樵唱者不類乎是嗚呼余得之矣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鄧林樵唱其安樂之音乎吾於是慶鼻裳之遭治世而悲屈子之不遇也

歐陽斯立詩序

詩本性情為辭者也古之聖人以成政教予嘗恨今之詩不復古矣而其人性情豈異哉昔者孟子對齊宣王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取其所本云尔余以謂今之詩亦

唐古之詩也故夫善言詩者不徒以其辭而以其所本所本正矣辭或未工不害其為教本失其正辭雖工何益哉古鄙歐陽斯立蚤以能詩見稱諸名公間余往年過鄙見其所著時余未能知詩不足以識別今既十數年而復過之則前所見者多已亡散其門生故友手抄口誦僅十存二三而其言皆本諸民彞切乎時政未嘗無為為之於是知斯立之作不徒以辭者也莫年積力深至氣益蒼老當更勝昔余又惡知古詩之不在今乎斯立既尋繹其故編屬余序其首因出余舊所倡醇數什視之使人心悸面赭欲自毀之而不可得不識後之



視今其悖祓復何如也亦本乎情而叙之

玄機子序

百家術數之傳不一而其言皆欲使人知死生富貴之義吉凶禍福之理進退存亡之機君子取之以守道安命豈無補於世哉作玄機子序玄機子者新喻人也姓張氏慧敏而多學父子以所能斗數游衡湘間其法三十二星本之以二氣變之以五行衍之以七曜錯之以四餘以人始生年月日時之支與日之數遇所得某星而生數若干重四以一八而布之以觀得位之曜萬千百十分釐以積之而成出身之業星有吉凶筭有賞罰

賞者益之使多罰者損之使少多者貴富少者賤貧死生福禍壹占乎是矣其術世所罕能相傳出漢時東方朔之學而由來久遠卒不可考然其為法頗簡易而善取徵其言陰陽戰伏之機陽衆而勝則賞陰衆而勝則罰夫陽者君子也善也陰者小人也惡也善有賞而惡有罰善者吉而惡者凶其為義固有大焉而托之細也史稱東方生博觀外家之語而列傳記其技捨是數之傳信出於朔邪何其異哉

臨湘蔡氏所傳洞玄法書宗派圖序

道可以形求乎曰不可道無形形者道之寓也法可以



言傳乎曰不可法無言言者法之喻也古之真人契道於無形悟法於忘言凡其赫然而外著者非吾窅然而內定者歟臨湘蔡君礪雲讀書好道術嘗受洞玄法書於武當劉尊師因泝求傳授之次乃圖尊師而上至於玉樞青靈之像為一卷又錄前人所述本末及所傳法書大要於後予過岳陽訪之山中出書及像使余序之嗚呼道非可形求也無形者存乎神法非可言傳也忘言者存乎人故神者二氣之能依人而行者也一闔一闢吾氣動息一慘一舒吾氣吹噓一出一入吾氣呼吸天地清寧吾氣之爽風靈灑作吾氣之搏灌也乎吾前

燭也乎吾後奕也乎吾左右上下肅乎吾身之中惟無所感焉感斯應矣是故道不在圖而在夫人法不在書而在吾心之神傳曰誠於中形於外不誠未有能著者也蔡君自號淵默是宜有得於窅感之機誠中之義矣道法豈外求哉

王安民管班集序

夫規兩於銖至微也而百鈞起之營寸於分至寡也而千尋始之求畝於跬步至近也而萬里基之君子衆辭以成文片言以見道豈徒以博為哉亦有其要而巳巴陵王君安民積學為文有志於古之作者余過岳陽得



其所著管班集閱之詩古文凡若干首短章泉幽大篇  
雲委本之以六經貫之以百家出入韋柳之門步趨韓  
歐之徑要皆不違乎理而必涉於世教其於學可謂博  
矣其為言可謂富矣其於見道可謂非拘上者矣而其  
名集取喻於小管班之義毋以百鈞之銖千尋之寸萬  
里之跬步數吾知自親歛然不為夸世之辭而舉微以  
見著也故自管而窺豹猶因文以明道指一斑以謂全  
豹不可而全豹之章不殊乎一斑孰單辭以論至道不  
可而至道之文不離乎單辭昔者孔子蒞詩以一言反  
義於三隅示學者以其要也今君之學固亦得其要矣

乎吾聞志之壹者其視不亂中之事者其得必精喻  
於窺管則志壹守專於是益見君之所學矣苟自今進  
進氣日益充識日益廣闊步千古之上高視八荒之外  
文將極乎典諸詩將被乎風雅時而出之煥然虎章爛  
然彪炳吾且見其變化猶龍矣又豈窺豹一斑而已哉

送清江孔學禮謁曲阜詩卷序

清江孔君學禮歲年力學才藝兼美而意氣卓犖如干  
將鼓錡不可抑視出典增大夫游皆敬之愛之奇其才  
以為必見用于世今辭親別友將長敬孔林掉鞅燕冀  
曳裾王侯之門以舒其平生之所蘊蓄於是邦之士夫



成詩以壯之余觀其家藏譜牒知為教夫平仲諸孫則  
洪泗之流分派演範華澤沛是宜有異於人也方今崇  
篤夫子之道凡誦其詩讀其書者取官爵如寄翅為聖  
人之胄乎學禮造曲阜而祀孔林之秀升堂而聞金石  
絲竹之音入宗廟而見琴瑟書舞之懿精神意氣互相  
感發而心領神會於千載之上他日施諸事業必求無  
愧於聖人之胄是則吾黨之所期特也故為之序

傳與礪集卷四終

傳與礪文集卷之五

序

弟傳若川次舟編刊

衡府判于公復學田序

衡石鼓書院故有田在屬邑茶陵者東西莊凡六百畝  
有奇茶陵既自為州三分其一入州學獨東莊仍為書  
院田不幸莊近靈巖寺寺僧恃地阻險而去衡又遠校  
官力弗能制數奪有其田事即聞有司恒受僧賂易置  
曲直前後數十年田三復書院而三奪之然文牘藏學  
官雖未得田猶不可泯或教僧購得其牘毀之以滅蹤  
跡自是積十餘年莫與理者後至元三年程義孚為山



長時會監察御史部使者俱至郡以其事白之御史按  
有司得實即移湖南兩府使復田書院而罪寺僧且徵  
田租御史去寺之主僧泰賂藩府文法吏求解吏受賂  
乃檄衡判府于公會茶陵守更詳詰其是非實欲緩之  
泰自喜陰使人行賂於公公弗受泰乃夜遁公至茶陵  
悉致寺僧案得其姦狀上之藩府文法吏受僧賂者駭  
前議非泰辭不聽復田檄再下公益自堅不為利奪未  
至茶陵先遣人至寺執泰送州上不受欲縱使逸去公  
聞之馳至茶陵立治泰誣奪書院田狀泰具服不得有  
所隱獄上文法吏不能破矣卒復其田衡之士德公者

各為歌詩以道其實俾余序之嗟乎君子之食祿於上  
者將使司平於下也凡民有爭猶必昭其曲直而理之  
不敢有所阿私矧書院田以供先聖之祀而為邦家育  
材者乎前時有司不顧是非之正予奪之宜徒感於浮  
屠氏而利其賂賂視公所為而不愧且死則非人矣士  
之歌公有以也夫公治衡善政不少復田特其一事云

送李尚文之廣西序

海之遠也或可擇矣九夷之陋也或可居矣昔者孔子  
不遇於魯衛而去之志豈厭近而樂遠哉君子道合則  
仕不合則去亦何固必之有吾友廣陵李尚文材美而



好學不直而不阿其不達於鄉郡而遊於湖南也有以  
湘鄉之宜學薦之者久之志稍不合即復浩然棄去且  
遂為嶺南之遊尚文孔氏之甥而亦孔氏之徒也母亦  
勇於浮海信於居夷者我吾聞聖人非果為是也居今  
之時雖科舉暫廢而四方牧人之長循行之使無不得  
舉茂材薦遺逸者夫以湖南之大而使士之不遇懷道  
以適遠吾懼彼人之不知而譏子之不能屈已以求合  
也然今嶺南兩府多賢大夫嗜道如渴飢求賢若不及  
且以余之不肖嘗受之於是矣子之往也必有合焉傳  
曰懷其安實敗名子其行矣余亦不合於湖南而來去

者君子之道豈因塞於近而通於遠哉

送孔學在詩後序

送臨江孔學在謁曲阜林廟遂之京師詩文凡若干首  
郡人傳若金叙其後以終作者之意嗚呼孔子之聖其  
猶天地乎天之德人不忘其覆矣地之德人不忘其載  
矣天地之德不可忘也聖人而可忘哉是故莫大乎孔  
子之道莫遠乎孔氏之澤自吾生人之必由其道萬世  
不能忘其澤矣而況為子孫者乎於是學在將適京師  
念其先世之不可忘也則浮江維道河濟以達于洙泗  
求曲阜林廟拜之而序長幼於闕里之族然後北之京



師焉可謂知所先矣夫京師天下之會而闕里聖人之鄉也為士者身不至京師不足以昌其道為聖人子孫者身不及闕里不足以正其宗不昌其道非忠也不正其宗非孝也忠孝之失君子不與今茲一舉而二德具焉而又先其所厚庶無愧聖人之子孫矣且京師之楮紳大人佩服吾聖人之道沐浴吾聖人之澤孰不欲富貴吾聖人之子孫者乎學在益宜不忘其先矣詩云無念尔祖聿脩厥德富貴其外者焉學在名思深距先聖五十四世其先四十世祖績仕為吉推官子孫遂為西江孔氏云

恒齋詩序

長沙嘗兩府之會郡人山房易君多與其士大夫游凡為郡邑守令之賢否日聞焉數為余稱寧鄉尹臧明府之為政忠順以事上愷弟以莅民父於其道而不變嘗名其脩省之室曰恒齋斯其治民符於脩身者歟頌微辭以記其義嗟夫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况君子之臨民者乎夫恒者悠久之道天地之經人之常也天無恒不能久其覆地無恒不能久其載日月星辰無恒不能久其照四時無恒不能久其變化聖人合德於天地並明於日星同序於四時亦惟有恒哉是故君子脩其



身而信於民其必有恒守者矣吾聞臧君之尹寧鄉治  
農桑之本脩常平之政申庠序之教直民冤獄禦軍卒  
之暴干其邑者而又新麗譙以謹人時造舟梁以濟病  
涉凡堂宇祠廟之必葺者莫不備至民既信其令而安  
其政殆所謂賢尹而有恒守者哉苟由是一邑以達之  
天下久於其道而不變可以輔成聖人之化矣

清江王君孝感詩序

莫易乎事親也而可懼焉莫嚴乎事神也而可孚焉事  
親而懼斯事神之孚歟清江王君奉二親克致其孝敬  
徒居長沙之日孝益加焉親嘗有疾且篤君以至誠禱

于江東之神而親疾以瘳乃為廟於其居之側身自尸  
祝而晨夕奉之以報神功德於無窮凡其所以為親者  
可謂至矣今君之母年且九十而康寧如常時君復有  
子以承其家而嗣君之志神之所報君又庸有窮耶嗚  
呼赫如而幽也窈如而昭人也神可畏也不可度也而  
於王君之求應荅若是其疾神果依人而行哉吾知善  
者祐之不善未見神之可誣也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  
明人之欲致事神之福者其亦盡吾事親之道乎

送南寧路總管宋侯之官詩序

邊郡視中州遠王化地重而多險故得人則治不得人



則亂守令恒難其選雖其佐吏朝廷亦皆優其祿秩以庸之而三歲特一遣尚書御史屬會行中書視大府所上郡縣關負合比其名數而加銓擇焉至正改元潭別駕朱侯以寬信廉慎受知于時選授廣西南寧路總管夫寬則衆得信則民任廉則不傷財慎則不慢於政合是四德而為郡南寧之民且庶幾乎南寧本唐邕州其土與左右江犬牙相入而南控交陞旁郡徭獠出沒不常宋因南漢升建武軍鎮以節度國朝復邕州即其地荆宣慰司制兩江後稍徙太平加都元帥府元貞初始合廣西兩江道定置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治靜江而分

府于邕天曆間改邕為南寧分府所部兩江州郡數十名受節制其俗剽悍守長多所自署歲賦徒入其文書而已朝廷亦羈縻之不切究以法獨南寧賦稅之征刑律之治壹眩中州守令符佐悉上命所置然比年西南兵興無時列郡騷動供億之費百倍於昔加之貪虐相乘徭克無已民力困弊斯時為甚郡守之選益難其人傳稱管仲之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吾見今之招懷者或異於是矣昔罷遂為渤海而盜兵息孟嘗守合浦而去珠還無他去民之害而思其所以利之者耳夫海隅之民其情豈獨異於中土之人哉其樂生惡死同也



逐利避害同也其有父母之養妻子之育而耕作食飲  
同也求其秉彛之好見善而喜見不善而惡又無不與  
中土之人同者苟撫之以其道則携者以附遠者以來  
咸願列於中土之民矣不以其道則雖中土之民其不  
肯爲亂者幾希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孔子曰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  
且格夫德惠之感豈惟中土之民爲然哉侯嘗爲領南  
推官刑不濫矣爲泮西漕屬事集而不擾矣爲潭別駕  
上不失譽下不失民心矣今郡守位既尊得專其政而  
侯更事益多又恒承之以禮讓守之以忠篤所謂雖蠻

貊之邦行之者乎漢史稱良二千石而他日有自郡名  
至關者請於茲行占之矣同郡多賦詩相餞俾弟金序  
之

送德熾又上人求母序

德熾又上人者新喻錢氏子也幼時以其祖母之命薤  
髮從浮屠師受業雲山其母段氏獨斬之然卒強從其  
姑自是恒齋口不樂無何與其夫俱入沔陽因畱居十  
餘年不肯還雖其夫與子數往來以好言慰之請與俱  
載終不許且曰必致又俱來乃可歸上人聞之亟白其  
師請往求毋不許即日夜色感思慕不可堪與人言



常若有不足於心者語及輒於邑泣下不已今年春得  
母報且疾甚又請往不許則又日夜思慕泣下不已益  
持齋或不近酒肉恒晝誦經禮佛塔至終夕不懈以祈  
母生凡可以用其心者無不至誓必往求母以歸余過  
清江遇之天寧目擊其事狀如是察其志有可深憫焉  
者嗟乎夫人莫不有父母之愛聖人作經孝先百行雖  
釋氏書亦有所謂大報恩者七篇近世其徒多誦其書  
不由其道視上人所為亦可少有啓發矣夫不能親其  
親而又禁人之親其親者彼獨何心哉其同學瑞中與  
上人皆讀孔氏書其心皆與儒者合於是行力相之謂  
事于首以堅其志云

送熊立義游學廬陵然後北之京師序

余學孔氏者宜樂誦人之孝故余既賦詩贈之又序其  
清江熊立義將游京師自懼其學之未充而請所益焉  
因為之辭以告之曰凡土地之產可用於國者多矣而  
亦由人力之至哉松柏非不材也不先之以培植不足  
以中梁柱南山之竹非不直且達羣草也不繼之以括  
羽鏃礪不能以入深培植之而大矣羽之鏃之而利矣  
雖欲勿用人其舍諸於是立義且將束足卷輪還之廬  
陵斲師取友講切舊學益培其本以植其幹仁義以為



羽括忠信以為鏃礪然後持之京師求試其用若是則  
立義之行將有成矣然猶自疑南方踈遠之儒不敢信  
其能必達與否也而又請益焉則又為之辭以勗之曰  
九州荆去中國誠遠矣昔者聖人之定土貢未嘗棄其  
風土所生之物焉况士之有用於國者乎今吾與子固  
皆荆之士也無所用於世則已苟有用焉豈以遠而棄  
於聖人之土哉行且見子之充貢矣其往勿疑書以為  
送行序

送劉伯原適武昌將之京師序

京師固舟車文物之會而遭時休明聖天子更化群賢

彙進天下之士苟非負棄許之志厲夷齊之行而遠世  
長往孰不延頸引首願一至其地以觀禮樂之盛哉而  
或不能勇於自進者將其才不足以自見歟抑其力不  
足以自振歟才足以自見力足以自振而不能猶是或  
者其人安於田宅之養溺於妻妾之奉而所樂不在是  
歟自有志者視之其為人何如也清江劉伯原蓋所謂  
士之有志者往時絕彭蠡過江漢登武昌大別諸山訪  
神禹導水之蹟求文王南國之化懷古賦詩北望天際  
未嘗不慨然即有乘雲遠舉之思而遭廻不進以需其  
時焉今既遭其時矣四方之遊京師者且相屬道路矣



矧武昌視江西少北去京師為近在伯原又非有前數  
者之患是行其勇於自遠矣乎過燕臺之下見有以千  
金市駿骨者幸為告曰千里馬且至矣

送純上人序

世之學淳屠氏而局焉者懼其師說之見黜於孔氏也  
恒對辭以自衛而絕游於吾徒吾徒者亦以其說之不  
合於孔氏而黜之不與之遊於是道之相去益遠矣其  
不懼見黜而游於吾徒間吾徒言則樂而脩習之斯人  
者是亦孔氏之後矣而服其服而居其居而氏其氏或  
者亦托焉以渾其迹耶清江興化釋德中讀書能文辭

日以孔氏之言教授於其宇郡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  
今其志汲、若不之將行四方求名人鉅公而訪之以  
廓其高明而恢其所未大豈余所謂孔氏之徒而托焉  
以混其迹者歟何其樂聞吾徒言而急其求也夫孔氏  
之言道高遠也而不為虛空使不可即焉近也而不為  
塊使可輟焉微諸一身放諸六合達之萬世人病藪且  
畫尔求之則不遠履之而能至謂吾淳屠氏而不資孔  
氏之道者自欺者也謂吾道且廣大而狹孔氏之道者  
欺人者也自欺不明欺人不誠不明不誠道惡乎行而  
德中皆反是反是孰不樂與之游哉吾見其往也辭之



海水爲虛而無不容矣其返也譬之泰華焉高而不可  
齊矣聞閩越多浮屠學子行而見之有局而自衛者微  
其障焉

贈魏仲章論詩序

苟不足其所已能而必之通都大邑文物之會求名人  
而私泚之斯學之善者也審能是進於道矣况文辭乎  
詩之道本諸人情止乎禮義古之人非盡學而能者三  
百篇雖曹鄴小國之風聖人取之亦奚必通都大邑之  
求哉然吾聞古之時淳俗未去人知禮義其性情無大  
相遠則其言辭固相近也故雖塗歌里詠在今之學士

大夫且有不能幾其語者而不學可乎學也而不求諸  
其上可乎新塗魏仲章妙齡秀質敏學好問於爲詩尤  
所篤意清逸之韻俊麗之語觀者謂稱其風儀其師陳  
道之嘗爲序論其集而稱之京師諸名公間僕雖不及  
深究其所得而竊窺諸君所與可知矣今者其志若不  
自足將遂北遊觀諸中朝之作者以庶其進是固余所  
謂善學者矣而猶塵一微余一言以發其槩願余何足  
以知詩哉獨嘗遠遊於先輩之以文章名天下而及見  
之者鄉人范先生蜀郡虞公浚儀馬中丞其機軸不同  
要皆傑然不可及者也而今先後逝矣退老于山林矣



其在朝者翰林揭先生歐陽公深厚典則學者所共宗  
焉相繼至者王君師魯陳君仲衆賀君伯更張君仲舉  
皆籍之有時譽而居省臺及仕於外者猶不少凡其學  
之所詣雖不可合論而皆捐去金人麓厲之氣一變宋  
末衰陋之習力追古作以鳴太平之盛予行見之而請  
益焉必有以語予者余何足以知詩哉孟子曰一鄉之  
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  
又尚論古之人仲章其尚論古之人歟異時歸自嶺南  
求于都門請刮目以視新作

送習文質赴辟富州吏序

國家萃人材廣文治然科舉所取士有恒數承平既久  
士益自奮為學舉者日多江西歲就試且數千人而預  
貢禮部南人纔二十有二於是不能無遺才焉而朝廷  
亦恒視其能之小大所勝而錄之使各稱其用國初定  
令儒生願試吏郡縣者優庸之而不屑為者有矣及比  
年倖進既多正塗日塞持法者病其壅於治也則閉之  
門而固拒之與杜其濫而儒者亦緣是而胥厄焉凡子  
弟之有志操仕者苟非藉世胄之資其不由刀筆發身  
則不能以達吁亦其時使之然歟識者知吏治之不可



不資於儒也。顧名實何如耳。新淦習文質，將以儒術飾  
吏於富州，而問言於余。以別文質尚究。夫國家用儒之  
實，其富為上州，距大府不數舍，而遠大臣之所監臨，風  
紀司之所糾察，行一政善其上，必先知之，行一政不善  
其上，亦必先知之，而黜陟係之矣。吏於斯者，可不慎乎。  
然文質以儒名者也，用真儒無敵於天下，而况吏一州  
乎。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文質之於儒，庶將  
為君子歟。毋使由他而吏者，得以藉口，則豈惟一州哉。  
雖大府行之矣，豈惟一府哉。達上下行之矣。

贈世醫李宜卿序

醫之論世尚矣。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故疾者入  
之所慎也。疾而必世，醫之求以其業之專而施治之習  
耳。業專則視證必明，施治習則取驗必速。新學之士苟  
非儒者，有博辨明敏之資，得名人而師之，則於軒岐以  
來醫家之書讀且不能句，况望深究其理以達於治哉。  
醫之明暗病者之死生係矣，不慎得乎。新淦李宜卿，儒  
而世其醫者也。以儒故明乎理，以世故習於施治。祖若  
父皆嘗為醫官，四方大夫上多敬禮之，至宜卿嗣守先  
業，益充其學問而不求聞於時。頃年有自京師來者，以  
大醫教授，宜卿醫學官宜，卿謝不受，曰：吾本隱於市醫。



以行吾志耳奚以名為哉平居蓄善樂遠近有疾者無  
貧富貴賤有叩焉輒應之無所擇且不盡責其利家有  
堂名曰誠求即其所取義而存心可知矣孔子曰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宜知守世業以行其志非素  
位燬辭太醫檄不受其名非不願乎外燬是亦可謂君  
子也已傳所稱韓伯休宋清者豈斯人之徒歟

鄒雲章利市卷子後序

藝有相懸絕而相資以傳者裝潢是已夫六經諸史百  
家之文聖賢君子以載道述事而垂世不朽者也而篇  
帙之不成籤軸之未備歲久壞亂將不可理安在其能

傳故凡圖書及今人之文辭欲存遠示久者必資其裝  
褙之功藝雖微惡可少哉於是新塗有鄒氏者專其業  
且數世矣其曰雲章者一日袖是帙以請曰吾先世本  
道鄒詩書之後其業斯藝以名者自吾曾祖始吾曾祖  
業之吾祖又業之至吾父業之益工又恒與一時名士  
大夫游歲大比吾鄉之角藝場屋者自吾家為試卷必  
捷必奏名春官彌利市卷子當時縉紳士所贈言至于  
今手澤之氣猶存也而吾脩吾祖父之志不敢變先生  
幸賜一言以張之嗜異哉鄒之藝余固有取其切於斯  
文矣而又能利人之進取若是乎宜士之趨之也然余



有感于茲矣夫利市云者辭之嚮嚮物焉俸其必信且  
獲厚利也故曰近市利三倍士之欲事君而可為市利  
之道耶古之人以鄉三物取士固貴其賢能耳且聖人  
豈不欲仕哉昔者子貢問於夫子曰有美玉於斯韞匱  
而歲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  
也市利之道而可為聖人蓋孳孳矣是故龍斷之夫君  
子賤焉余非有靳於鄧氏世業之利也直為人士之嫌  
耳若其名一藝於世而使經史百家必相資以傳是固  
慎擇其術者其為利亦遠矣哉

送道士李環問序

清江多名山其冢神秀而大者曰閣皂曰玉笥仙者所  
宮焉玉笥之西數十里有山曰西峯者相傳南昌尉梅  
子真嘗隱於其上石室故又曰石室山山能興雲雨以  
澤其土有司歲致祭遇民水旱必禱之夫有仙者之跡  
而能興雲雨致祭禱其山靈矣靈秀之發固亦鍾乎人  
哉西峰觀有李尊師環問者吾友平江文學尚賓之兄  
之子也清脩力學攻為辭章將遊京師覽乎舟車人物  
之會庶幾遇名人真仙發揮其道妙而大其觀蓋其志  
不欲浮湛山中局於舊所聞而已也吾識李氏諸父昆  
季文雅宏博其出仕多儒者之政師承文儒之風居乎



靈秀之境而力學攻辭章不局其舊聞有不出上而進於道必名其山矣人之傑固與地之靈相發我昔師之先世周柱下史聃嘗著道德五千言後世有用之而治者師之出母亦有意於用世乎他日歸益得其家學吾將誌之問禮焉

送張聞友遊湘中序

士之遊必之通州大邑者豈徒極登覽之勝角聲利之雄哉觀乎山川人物之富必發其氣益其見闢必有進於道者矣荆楚之邦地大而物蕃其鎮衡嶽群山宗焉其漫洞庭衆水瀦焉其人屈原宋玉賈誼之流百世儻

其風焉觀於是者問學宜識其所會歸而文辭多忠義之氣施諸世用蓋將一日不忘乎君者也清江張聞友好學而志遠將遊湘楚之間以余嘗涉乎其地也就問津而請所贈焉夫人之志同不同不可知也而遊觀之感隨遇而變矣昔者余過熊繹之封登定王之臺訪太傅之廟古今交於前憂樂集於中南望蒼梧九疑細緼而有虞巡狩之蹟續然結乎吾慮矣北眺大別江流滔涵而禹平水土之功悠然興乎吾懷矣左瞻炎帝之陵則思耒耜之教矣右顧三苗之山則慕干羽之舞矣由是浮沅湘求騷人之事並江漢詢文王之化歷河岳挹



鄒魯之風然後北之京師以觀其會南至越裳以極其  
遠凡吾氣之所發是聞之所益而於道少有進焉遊之  
助也聞友之是行也其所感遇將有同於余者乎其將  
觀乎衡山洞庭屈賈之流而學問文辭有所增益者乎  
施諸世用亦將不患乎君者乎書以為贈行序

傳與礪文卷五終